



铁流

(苏)绥拉菲摩维支著

曹靖华译

铁 流

绥拉菲摩维支 著

曹靖华 译

伍必端 插图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一九七八年·香港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封面和插图：伍必端

铁 流

埃拉菲摩维支著 曹靖华译

*

繁体·注音·新加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大千印刷公司印刷
香港九龙炮仗街七十五号

*

1978年10月初版
平装本定价港币九元
精装本定价港币十五元

6元7角5分

出版说明

《铁流》是苏联革命作家绥拉菲摩维支（一八六三——一九四九）在十月革命后创作的优秀作品，描写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塔曼的劳动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是苏联早期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已有定评的文学名著之一。

塔曼在高加索西部，是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一个半岛。这一带土地肥沃，十月革命前却落在哥萨克豪绅手中。当年为穷困所迫，从俄国各地逃到这里谋生的饥民，被称为“外乡人”，受尽豪绅的压榨和凌辱。十月革命爆发了，“外乡人”在苏维埃政权下翻了身。可是反革命白军很快打来，红军撤退了。一部份来不及撤退的红军家属和拥护革命政权的劳动人民，遭到反革命份子的残酷大屠杀。这些英勇不屈的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从反革命屠刀下冲出，追赶撤退的红军主力。他们沿途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打败了反革命顽敌，攻下了敌军盘踞的城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行军开始时，这些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群众非常缺乏战争经验，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到行军结束时，不但提高了革命觉悟，而且已经锻炼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纪律的战斗集体。小说《铁流》以这一英勇斗争为题材，反映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表现了劳动人民和革命的血肉关系，显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铁流》原作在二十年代中期发表，三十年代初期由鲁迅先生介绍到我国。当时，鲁迅先生约请正在苏联的曹靖华把它译成中文，亲手校阅，并集资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中译本，赞扬这个作品表现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铁流》在中国是影响最大的外国革命文学作品之一，出版数十年来，鼓舞了无数青年，走向进步、并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

我店这次重印《铁流》，正文及绥拉菲摩维支为中译本作的序言均根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三版，这个版本经过译者重新校订全部译文。此外，还根据三十年代的本，增补了格·涅拉陀夫写的俄文版《序言》和《作者传》，绥拉菲摩维支写的《我怎么写〈铁流〉的》，以及鲁迅先生的《编校后记》。为了这次重印，年逾八十高龄的译者曹靖华不但特地写了一篇《港版〈铁流〉小记》，还约请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著名画家伍必端为本书绘制了全部插图。既有序言，又有插图，这是鲁迅和绥拉菲摩维支当年的愿望，现在总算实现了。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铁流》中译本。有了这么丰富的资料和插图，也有助于读者欣赏写于二十年代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从中得到教益。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编辑部

1978, 8

港版“铁流”小记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
历十一月七日,通称十月革命,是以
俄历计算),在彼得堡涅瓦河上
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向冬宫开炮
了。随着这炮声,盘据在冬宫的一
小撮历史残渣——克伦斯基反
革命份子,知大势已去,俯首就擒。
这炮声,从此就揭开了人类史上新
的一页。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工农
兵苏维埃政权,就随着出现了。伟
大领袖毛主席以称的“十月革命”一

港版《铁流》小记

曹靖华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历为十一月七日，通称十月革命，是以俄历计算的），停在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向冬宫开炮了。随着这炮声，盘据在冬宫的一小撮历史残渣——克伦斯基等反革命分子，知大势已去，俯首就擒。这炮声，从此就揭开了人类史上新的一页。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就随着出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称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声炮响”，也就是指这的。

随着这“一声炮响”，十月革命告成了，红旗在天空飘扬，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可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俄罗斯国内，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等等，也就是一般泛称的“白党”或“白军”吧，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同时，国际反动势力，在十月革命的烈火中，也看出了自己的末运。于是就有十四个国家，群起帮助白党，内外夹攻，妄图一举把列宁点燃的革命火焰，就地把它扑灭。

这一来，从一九一八年起，苏维埃俄罗斯全国，就腾起了漫天战火。这就是苏联史上所称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这是具有国际性的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即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力量的大较量，也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的大

搏斗。在敌强我弱的万难想象的艰辛条件下，在列宁的卓越才智和铁腕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血与火的大搏斗，终于击败了敌人，十月革命终于告成。

《铁流》所写的，就是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大搏斗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幅丰富多彩的长画卷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常言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有心的读者，从这“一斑”中，也可推知全貌了。

. . .

十月革命风暴中，在俄罗斯南部，在高加索西端的黑海沿岸，有一个小小的塔曼半岛。当时，在白军的压力下，这里的红军作战略的撤退。当地的穷苦居民，来不及随红军撤离，就遭到白匪帮的大屠杀。革命人民，从血火里冲出来，追赶红军。

在行军开始时，这原是一群政治觉悟很低，无组织、无纪律，而且大半都是赤手空拳的一群难民，一群“乌合之众”。经过天地间万难想象艰难险阻，冲破一道道敌人的铁的重围，终于达到了目的，追上了自己的红军。到了行军的结尾，在会师的场面中，当初那一群政治觉悟很低的“乌合之众”，都认识到自己的唯一的、真正的救星，是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他们在血火的熔炉里，冶炼成了一支有政治觉悟的、有铁的纪律的，战胜一切的纯钢的集体。这是《铁流》的主旨，同时，也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在反映伟大十月革命的红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为数不多的苏联早期作品中，经起了考验的一部书。

. . .

一九二七年夏，中国大革命失败，敌人抡起屠刀，大施砍杀时，我和爱人，把两岁的女儿，托给亲戚，从敌人的刀光血影里，奔出屠场，到了苏联。那前后，在战乱中，鲁迅先生和我，均到处漂泊，萍踪无定。长期间，鲁迅先生到处探听我的行止，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得到确切消息。鲁迅先生一得到我的地址后，就即刻写信到国外约我译《铁流》。

那时啊，恰逢远见的斯大林，为预防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令全苏人民，精简节约，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国防工业，不如此，铁拳袭来，就无力还击。这一来，苏联国内生活上，来了一个全面猛收缩：为了进口外国成套装备（尤其是军事工业装备），必须节约外汇去换取，因为当年苏维埃纸币，在国际市场上都拒绝使用的；因此，凡国际市场上稍有出路的国内物品，要优先尽量出口。这样，国内市场上，最普通的必须品就猛然消失了。比如说，俄罗斯历来除了城镇及公路而外，遍地尽是森林的海洋，可是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信中，关切地问道：“兄之劈柴，不知已领到否？此事殊以为念”；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信中又说：“上海已冷起来了，但较之兄所住的地方，自然比不上……”前者处于亚热带，后者靠近北极圈，气温之差，当然“比不上”了。在这类极细微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些极家常的一般书信中，字里行间，鲁迅先生对友人的一颗恳挚、关切备至的心，却跃然纸上！同时，这也显示了当年苏联生活艰困。

当年我处在波罗的海海口上，处在大半年都是“万里冰封”的冰雪世界，周围总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的海洋，却缺乏必需的燃料。当年俄罗斯冬季取暖，几乎全用劈柴烧壁炉。隆冬，我在室内，穿着大衣，戴着皮帽，北极熊似的，缩到“熊窝”里。

得到万里之外的鲁迅先生约译《铁流》的信，在工作之余，去额外加工赶这项工作。

同时，为着预防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对稿件的没收，只得用复写纸誊写。那复写纸和衬纸啊，又粗又厚，粗厚得万难想象。那样粗厚的纸，一笔下去，要力透六层。每笔每画，都得全神贯注。写不到多少字，手指上就出现了老茧。当时考虑到：倘第一份被没收，就寄第二份；第二份再被没收，就据第三份重新再重头来起。这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吧。用这样革命之“道”，去对付反革命之魔。当年斯大林的苏联，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仿佛俄国人要吃他似的”那么害怕，所以对苏联封锁之严，简直“比罐头盒子还严密”。

当年啊，我远处异国，遥望中华，迢迢万里，关山难越。这手稿跨过万水千山，闯过千关万卡，居然从“筛子眼”里钻了出来，落入鲁迅先生手中了。待鲁迅先生怀着满腔希望仔细校订完毕，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化事业的横压，却更加凶猛了。出版家避之唯恐不及，更谈不上过问了。鲁迅先生说得好：“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三闲书屋版《铁流编校后记》）。

在这样情况下，鲁迅先生在敌人的“刀丛”中，从自己的拮据生活里，挤出一千大洋，假托一个“到处找不到”所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三部书：《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从此，《铁流》就以沛然莫之能御的铁的洪流，浩浩荡荡，波涛汹涌地在读者中间流开了。

当年啊，广大读者，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就象处在塌了洞口的矿井中一样，是多么需要一口救命的氧气啊！而鲁

迅先生，就是这氧气的忠心耿耿的输送者！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称道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本色”！

《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一八六三——一九四九），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信赖的作家。他在给作者的信中说：“工人和我们全体，是多么需要你的作品啊！”

绥拉菲摩维支同志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是怀着满腔深厚感情的。一九四九年，他去世前不久，来的一封信中，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流露着满腔的热情和由衷的喜悦。他写道：“在如此亲密的中国来的一切消息，都会使我受到亲切的感动。这几天的消息说，日本野兽的脊椎骨被折断了，特别令我愉快的是：伟大的人民，勤劳的人民，终于可以献身于和平的劳动，献身于创造了。这创造是千百年来，在自己的全部历史生活里它所体现出来的。我祝贺你和全中国人民，你们光荣地战胜了那些呛死在血与泪中的凶残的野兽。不，它再不能折磨妇孺老弱，再不能虐杀劳动者，再不能毁弃用数千年劳动创造出来的悠久的文化了。”

有一年，我从列宁格勒，专程去莫斯科看望绥拉菲摩维支同志，在谈话中，他一再提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处处流露着万难抑止的满腔的喜悦。这就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一再称赞他是老布尔什维克的本色。

回想当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夜弥天”的岁月里，在那“岩石似的重压之下”，鲁迅先生历尽千辛万苦，但依然“宛委

曲折”，使《铁流》在读者面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把这部反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使读者从中不但得到教益，而且指引着、鼓舞着一代代的读者，在党所开拓的革命坦道上，昂首阔步，奋然前行！

• • •

《铁流》现在重版，是根据改订本印，此外，并特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家伍必端同志作了全书彩色插图。这是《铁流》作者当年的心愿。那时谈到插图时，他曾希望“最好由中国美术家来制插画”。可是，在那样的时代，能将书印出来就难能可贵了。现在，“啃窝窝头的时代”总算过去了。几十年的宿愿，终于如愿以赏了。遗憾的是新插图本出版，作者和鲁迅先生均早离开我们，未能亲见，这是极为遗憾的。但俄罗斯民间有句话：“晚胜于无”。这么说来，鲁迅先生和《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同志，倘地下有灵，当亦欣然一笑的吧。

• • •

现在的版本，附有中国传统的彩墨画，是特请中央美术学院伍必端同志代劳的。他非常认真将全书反复看了几遍，打出草图，细心修改，实现了《铁流》作者的宿愿。我作为译者，对伍必端特别表示感谢！他的插图，使本书别具一格，分外增色。

1978年夏，北京。









